

退庵隨筆

正一
冊五

退菴隨筆卷四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官常

昔人言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則天下自治然仕風與士風却是一貫士習果正則仕風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說也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爲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卽當心安志定爲地方籌久遠之計呂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

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方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真味者

古人以四十爲強仕之始以五十爲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爲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

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
習洪熙元年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
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
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
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
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
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
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

祖范

曰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

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爲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爲學之日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旣已盡其才竭

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卽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間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於躡躡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卽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饑若驟若馳其旣仕也若沈若淨

若寤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真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卽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卽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疎又必計之周慮之到卽如地方官以撫字懲奸爲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爲他方之民而不卹乎賊盜遭竄於吾境豈得以爲他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爲憂凡事之流弊後

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爲利而在彼則爲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俑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云爲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

此三者何患不治

三國志李通傳注所引

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

呂舍人

本中

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爲出於呂

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

然若呂所言則慎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

九我

嘗言

李若谷侍郎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曰
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郎正色曰何嘗
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
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爲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臯陶謨簡而
廉孔傳則直以廉隅釋之故朱子釋廉爲有分辨不苟取
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爲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
氣夫清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

可凌翁姑壓夫子詈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
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
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衮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
必設官分職哉

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宜有請飭宰相調變弭災疏云臣
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
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行
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

苟懷緘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
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

上諭云十二三年時有過舉夫自

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上諭旣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
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
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
且爲萬世之憂夫旣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
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

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立清夜
捫心其能自慰乎

黃靜山

永年

曰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

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
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
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
爲相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
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
公者真相臣之則也夫

陳文恭曰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爲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王從之滹南詩話云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
有美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
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
路有暍死人也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
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強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
乎規諷雖美事然燕閑無事從容談笑之暫何必定以此
繩之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畧其細故於平素乃
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
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乎此

雖是論詩之語而實可爲廷臣進諫之程也

姚姬傳

鼎

翰林論云爲天子待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

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歟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歟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

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也孰肯爲盡職者哉

湯文正

斌

答沈菑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

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
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
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
望勿逐時好署中堂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
勝德真座右銘也

今翰苑儒臣以侍直 三天爲榮遇必品學兼優者方與
斯選蓋學不勝其品則無以擴格物致知之功品不勝其
學則無以端誠意正心之準不知格致誠正更何論修齊

治平此非可以訓詁詞章了厥事也恭讀康熙年間

諭曰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
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八午門運石太監
參奏此石不肯八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崇禎嘗
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奉鐙兩人扶鋏甫乘輒已墜馬乃
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
豈不發噤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
故也謹按崇禎踐祚並非冲齡當日青宮非無保傅豈真
諭教之不早良由倚任之非人然則膺此選者慎勿第矜

爲榮遇哉

今之國子監卽古之太學王制太學天子曰辟雍又曰成均鄭康成釋辟爲明靡爲和所以明和天下也宋陳祥道謂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靡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蓋學校爲造士之地而國學尤爲首善之區我朝自順治初卽設立太學官司大備條教周詳旣厚其歲需復廣其學舍乾隆初

命監臣倣宋儒胡瑗經義治事齋法分課諸生不但四方之士裹糧而景從者不遠數千里至於蕃夷異域蠻徼外

臣亦莫不航海梯山請橫經而受業古來辟雍成均之盛
何以加茲乾隆初復

欽頒切諭云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
是乎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
成法規條亦旣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
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
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
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然文藝之末
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

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
舉之學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必可以得志
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
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
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游惰而不知反終
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
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
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
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矣夫

爲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己則所講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闡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沉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處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

糟粕陳言無補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
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
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
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
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
爲學者知所以學

聖謨洋洋自古人君之訓士無有切實詳盡如此者然則
爲祭酒司業等官者苟不思所以稱其官又烏足以副
聖人之情而塞天下之望哉

掌文柄者以學政爲最難各項試官不過端坐較閱而已而學政則兼有舟車奔走之瘁夙興點名之苦內外防弊之勞且所閱之卷較多而揭曉之期尤迫專恃一人之精力必不能周若再見少惜費不肯多延幕友或修脯微薄所延之友不佳潦草應付賓主同之斷難免不明之譏而不公者更無論矣前太傅朱文正師督學吾閩時張孟詞騰蛟卷已爲幕賓抹置劣等師覆閱之乃拔置第一而幕賓遂於是夜襍被去使非吾師之明則孟詞之衿早褫矣恭讀乾隆三十七年

諭云國家所給學政養廉本屬豐厚原以資其辦公之用若於延置幕友尙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誤公已昧人臣敬事之義且任學政者不思校士育才而斤斤惟養廉是惜其鄙陋尙可問乎嗣後各省學政務須通曉大體多擇工於閱文之幕友卽極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並着各督撫留心稽查如有不肯多延幕友辦理周章者卽隨時據實奏聞毋得稍涉徇隱將此通行飭諭知之

呂新吾曰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持法甚公

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
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
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
衣食處也是學校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百司庶府皆
不任其咎舍督學責將誰歸哉夫入學甚榮進也賓興甚
巨典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謁蹶趨之豈以學
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乎即使
朝督莫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
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

施愚山

閩章

嘗言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卽以伯夷處

之必目爲盜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爲累公私屬目交責
環向歸田八載掃地赤立云云余師孟瓶菴先生謂愚山
先生在山東最稱廉吏時未有養廉公私交責皆以跖待
夷耳一窮書生蒙恩年受三百萬俸錢歸田云無囊橐誰
其信之但自期問心無愧耳對人言貧意欲何求對人言
廉可恥孰甚先儒固有是言也

凌厚堂

塾

曰今之主鄉會試者徒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

邪正並其素所儲蓄皆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

者而已魏敏果公嘗言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
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子首重之科請
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
有真舉人真進士耶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抵
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不得謂
之濫入也其覆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
非止於場屋課試之藝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
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朝廷之上太學之中
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

通志附錄 卷四
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教之權實於學政乎寄而近人顧但相艷以爲美差也豈非偵哉

紀文達師曰李又明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尙不知窮達有命乎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喟然曰又明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神理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徐原一刑部題名記云天下人命係於刑部一官自古皇

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
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爲欺今部掾吏長子孫
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幸無事
速去而已夫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
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
求尙德緩刑而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久也且身有去
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

田綸霞

霞

白雲司引議云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

用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

一切之法外狃故牘則便襲憚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爲奸饑寒庾弊沈滯不問犯者旣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流決必令廣攀富戶以爲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某令鞠實爲弟毆兄死讞牘甫定

夜寢忽聞牀上帳鈎鳴帳旋啟有白髮老人跪牀前叩頭
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
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
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蓋以存
疑爲是也紀文達師曰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
絕嗣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
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寃也申己之寃以絕
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
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

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嗣皆不抵則奪產
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此獄
非臯陶不能斷矣

今世司刑之官多爲救生不救死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佐
刑幕者尤持此論牢不可破屢奉

聖明訓飭猶未盡轉移也憶紀文達師筆記中有一條云
余某者司刑幕四十餘年後卧病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
爲厲者余某曰吾存心忠厚誓不妄殺一人此鬼胡爲乎
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薄之能積怨不知忠厚

亦能積怨也夫熒熒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
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
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
兇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
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讞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
改理曲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
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爲
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誰讐耶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
告其子乃自撾曰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逝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
曰 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
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
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
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
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
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
部屢爲諸曹郎述之

官中以夾棍爲大刑不可輕用更不可誤用余在樞直屢

派秋審處讞獄外任府道三筦臬篆皆極刑名繁重之區
未嘗一用此刑亦無不結之案也嘗讀陳慶門仕學一貫
錄有云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
初審狡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卽夾三木之
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衆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
氣蔽血壅卽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難確鑿惟平
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
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狼狽着急較受刑之人
爲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姑催收刑但一收止三四分又再

反覆窮詰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又須暗暗鬆放如仍狡展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而不至傷人且使神魄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爲確切可以定讞耳不獨大刑爲然卽行杖亦不可忽罪當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須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一則防行杖有任意重責

要害毒打一處之弊也

如專用板頭專打腿灣

趙歐北

翼

簷曝雜記云往時軍機大臣罕與督撫大吏相

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

值百金者輒卻之訥親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

以私者至傅文忠爲首揆頗和易近人矣然外吏莫能登

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爲輿援也余在汪文端第見湖撫

陳文恭伴函不過獐錦二端間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

亦不過葛紗至軍機司員非特不與外吏接卽在京部院

官亦少往還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

景

嘗正襟危坐

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同

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
詞云按今之軍機卽唐宋之樞密義取慎密所不待言然
珥筆其間者非實有通敏強毅之才則不足以言稱職若
才望遠遜前修但以華資捷徑相誇尙如王惕甫芭孫所
云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間往往衣冠笑語望而
可識則官不足以重人而人更不足以重官矣

余初選庶常日侍先叔父太常公問詞林故實適有同鄉
新孝廉謁公稱爲老前輩者公面斥之曰京朝官之老前
輩各有專屬非爾所得混稱也時余亦偶誤稱某公爲先

輩公亦斥之曰唐人稱應試舉子爲先輩今無此稱何得
信口混說因云汝亦知前後輩之稱不特翰林爲然乎凡
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國子監及軍機章京皆有此稱若
他衙門則不爾也余問其故公曰前後輩之稱僅次於師
弟子一間故稱人爲前輩者自稱曰晚生學生見於文字
者亦稱後進稱後學猶之稱弟子稱門人也所以然者館
閣職專文字以製作編纂爲能臺諫意在建言有敷陳啟
沃之責吏部則澄敘官方必銓衡之允協禮部則典司三
禮綜貢舉之大權國學則陶成士類官而兼師軍機則潤

色王言清而且要此七衙門末學新進非奉老輩爲楷模
得前修之指授不能悉其肯綮觀其會通若此外各衙門
則刑名錢穀戎政攷工皆有例案可循吏胥並能言其故
毋需乎請業問難之煩故功令凡各部院官遇有捐輸新
例悉許納貲而惟此七處非由正途出身及引見除授
者不能入然則爲後輩者誠宜執弟子禮甚恭而爲前輩
者亦必求所以無忝爲前輩也

呂新吾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相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
也爲朝政橐籥爲外僚領袖主持風會通達民情至樞要

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威惠使承其流而
宣布於一方督撫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
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
此政故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
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爲錢糧衙
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以此畢承宣布
政之職不小之乎其爲藩司哉

又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蓋瘴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
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

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之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何按察司獨專爲刑名乎夫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閹羅若但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實我自失之矣

世傳傅元鼎巡方主則皆切實可行一云因人屬吏有謁

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議論就中細細察之有據理勢
明白直截者有不吞不吐騎牆兩顧者有一問卽對條暢
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沈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衆而
必爭者有中實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以此察吏可得十
之五六二云因地所過地方變服游覽遇漁樵耕牧霽色
與言問年歲次及催科問保甲次及訟獄及差役官司佐
領俱可詢問未有好官而百姓不稱頌者未有不肖而百
姓不怨恨者以此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三云因事入境之
時畧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

見其保障學宮見其文教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
養濟見其慈惠實心者自然檢點不同見任去任悉無遁
隨合上二法察而記之百不失一矣按此爲巡方言之然
各省大察之察庶吏亦豈能外是哉

阮吾山嘗言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
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
洪氏甥書曰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
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者宜味此語按山谷之
語余在京日曾仿行之自外宦十餘年棋酒二字竟束之

高閣非不爲也實不暇也竊謂外官過日須以五分之三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將息其於棋酒實不相宜蓋余所任皆極繁劇衝要之區故無暇旁及或僻簡之地竟可不廢棋酒者亦未可知乃有謂外官卽讀書亦不相宜者則俗吏之談可置之弗論昔李文貞謂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爲性命無怪其然卽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可謂知己知彼之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

退菴隨筆卷四 實不期也 蘇門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五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官常

陳文恭曰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於官官又不之知且有名雖奉行實未曾行者總由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卽出告示亦祇在城門通衢遠僻士民何能徧觀盡識出示之後官又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其先

實未曾行也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
迨其後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
皆可以已不但已不爲且勸人之不爲且忌人之或爲見
有爲之者則又卽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
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
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今天下治亂之故惟州縣與百姓一關至爲緊要不獨貪
廉爲小民身家所繫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
爲小民休戚所關余友謝退谷嘗言天下最要之官惟有

兩員在內則宰相在外則州縣而已學者果有修己治人之術恫瘝在抱則不爲宰相必爲州縣蓋宰相所措置者在天下州縣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於目擊生民之疾苦實能爲之興利而除害則宰相有不及州縣者矣

一州一邑之中可與州縣相助爲理者惟教官而已今天下府教授一百八十餘員州學正二百一十餘員縣教諭訓導共二千六百餘員顧名思義則教化之源應由此起明初每選上舍爲郡邑師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馴至九列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其初則不過稱

職而已今則不覈其才望不責其訓課以學校爲卹老憐
貧之地以司鐸爲投閒置散之官甚至索贄見勒節規而
不復問教學何義論訓何事爲州縣者遂從而外之此庸
惡陋劣之譏所由來也謝退谷教諭云有問於余曰今之
教官苟營糗糒不以秀才爲魚肉已可謂賢而子獨以學
術自任終亦無有能知子者若何余曰安能以彼之不知
而易吾之志又安能以人之不知而棄吾之職乎嗚呼今
之爲教官者其亦有聞斯語而油然興起者哉

牛階平

運震

曰墨卷家揣摩之訣有典顯淺三字僕爲縣

官亦謬效之有三字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
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
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亢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
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
當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
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不顧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
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在國將吾伺奸吏在衙將吾
欺入一錢乙諸簡得無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無濫刑今
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

則所謂檢耳

謝退谷以司鐸終其身未嘗一日膺民社之責然所論服官利弊則直如過來人語如云做一日官卽當爲百姓籌百年之計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則諸事苟且不成爲官矣至於錢穀賬目冊檔文卷則宜處處斬截時時日日皆可交代蓋所存者百年之心難保者一日之事賢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卽行豈可有葛藤餘累哉 又云爲官以理財爲急初到任卽須詳察此缺每年中錢糧出息若干廉俸若干爲入數又細察每年各項

酬應若干差使坐派若干幕賓束脯若干家計食用若干
爲出數以入數抵出數僅敷支給更無盈餘則須於出數
中力爲裁減硬立鐵定章程必使有餘而後可
袁簡齋由詞垣出爲邑宰有循吏之目所言皆本閱歷非
同泛泛官箴也嘗言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
樞紐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
民不治家丁戚友亦不能治胥吏惟官與吏終日見而無
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
若輩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何弊之能爲且夫用

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又較家丁爲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豈不省需索而免稽遲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動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彼嚴之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然試問所舞之文判行者誰乎加印者誰乎彼舞而我亦隨

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吏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訟牒雖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待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侮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

枝節不多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贓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有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及差某役皆空之而待親裁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又云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

不使其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轉不足以懲惡以爲
吾旣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又何懼哉要知刑具而必部頒
之亦無庸也彼衣冠辱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
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鍊之餘當巨梃而含笑囊
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
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
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
四十耶庶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又云凡判尾必親書讞
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

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
所以清狴狴而妨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所以免捉搦
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
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勾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
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
勿交鎖鍊於胥役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
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
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對簿之人宜
分爲六而臨事料量之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

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徒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存乎人矣

陳慶門曰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暗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有代之

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
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
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王犀川

士俊

曰紳士耳目也無耳目何以納益幕客心腹
也無心腹何以論思佐吏股肱也無股肱何以集事然不
先之以知人則招權聚賄官爲孤注矣不歸之於獨斷則
坐嘯畫諾官同木偶矣有用人之識與才而後可以用人
不然非用人也用於人也至於肘腋之間隱然爲奸莫如
家僮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尤當明以燭之嚴以防之易曰

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御僕之謂也乎

唐人縣令箴有云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雖爲有激之談實則確中情理蓋操守平常之劣宦衆所伺察其貽累於地方者尙輕而潔已沽譽之巧員不復誠求其貽誤於地方者更甚恭讀雍正四年

諭曰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清廉爲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洪範所稱有猷有爲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

經理苟且塞責養奸貽害甚大蓋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爲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參革地方之強紳強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問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嘆息以爲去一清廉有司

爲之稱屈此則平日模稜悅衆違道干譽之所致也

睿智所周於仕宦情弊洞若觀火世有自矜爲廉吏者其能無惕然於心哉

今之爲州縣官者輒以賭博鬥毆娼妓爲小事至於盜案則知爲大事矣而又相率趨避情節遷延歲時仍欲化大事爲小事此等積習牢不可破又安望其能除莠安良乎
恭讀乾隆元年

諭曰姦宄不除不可以安良善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三代聖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

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卽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嚴申糾禁積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響馬及老瓜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以安聚衆打架者斂跡而城市鄉鎮鮮聞鬥鬻娼妓遠藏不敢淹留客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效
實享其樂利者也朕嗣位以來增廣赦條惠保良民使得
從容休息而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察民間
訛言諸禁已開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是守土之官敢
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墮十三年之成功而戕害善良傷敗
風俗也自後州縣有政令廢弛使諸惡復行於境內者該
督撫卽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輔
治者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賄賂者等決不輕貸

聖諭嚴切如此而州縣官乃若罔聞知何哉夫不聽

雍正年間有

欽頒訓飭州縣規條一冊恭讀簡端

諭旨云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
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
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卽採訪咨詢而告之
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
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
弊會令二臣商著規則以爲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

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致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令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愷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則一而已矣謹按當時此書曾經剞劂頒行迄今已將百年州縣官未能人有其書所當重加刊布俾一行作吏者皆日置几案間朝夕印證未必於政事無裨矣

州縣官必應讀之書如宋呂舍人

本中

之官箴元張師孟

養浩

之牧民忠告明呂新吾之實政錄又呻吟語

治道篇

又

刑戒顏光衷

茂猷

之官鑑高忠憲

攀龍

之責成州縣約袁

了凡

黃

之當官功過格白一清

如珍

之刑名一得

本朝

于清端

成龍

之親民官六戒熊勉菴

宏備

之居官格言陳

文恭之從政遺規又在官法戒錄汪龍莊

輝祖

之學治臆

說又佐治藥言蔣心餘

士銓

之官戒近人如祁竹軒中丞

墳之快樂說刻於桂林鍾雲亭制府

祥

之緝捕聽斷章程

刻於濟南者皆當時時省覽奉爲楷模若某制府之居官

指要刻於蘭州者率以臆爲之則祇堪噴飯而已

如三下
羅爲清

慎勤五下羅爲恭
寬信敏惠之類

道光二年余以荊州守兼護荆宜施道並權荆關監督時
蔣礪堂節相自蜀中移書云荆關連年缺額權務又非我
輩所長計惟以寬從事庶收招徠之效耳余奉教惟謹計
荆關所轄凡十一口相距八百里而遙稽查頗不易余兼
筦七閱月而瓜代者至不但於額無缺且有盈餘方悟寬
之一字誠管關要訣也恭讀康熙五十五年
諭大學士等曰各關監督所欠錢糧甚多未派之先俱願

前往及到任之後額稅必欠此皆多帶人役征收過刻之
故昔南新關有一監督問巡撫王度昭錢糧如何不致缺
額王度昭告以從寬征收斷不欠缺後果如其所言乃知
礪堂節相之言亦有所本矣

憶少時侍先資政公讀論語公曰仕而優則學謂仕雖優
不可廢學也學而優則仕謂學必優而後可入仕也總見
學之不可以已也余因舉昔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之言
公云此語似是而非今文人於通籍後往往以此藉口甚
不可也無論官翰林者以文章爲職志當終身精益求精

卽六部曹司每日有應定之稿案或時有應擬之奏議既
係出身科目豈得謝曰不能若翰林而供奉內廷部曹
而八直樞地則尤不能不與文字爲緣倘皆手鈍如椎如
何應付得去推之外省各衙門似乎抗塵走俗矣然使詳
稟不足以聳動上臺示諭不足以彈壓百姓函札不足以
感孚僚屬一一皆假手書吏藉重幕賓而本官不能建一
議改一字詎不形同木偶所尤可慮者身居臺諫不抗疏
不可抗疏而不密尤不可勢必自竭心力而爲之乃文筆
薄弱識見膚庸一登邸抄萬目難掩平生底蘊盡軒豁呈

通志卷之三
三
露於字裡行間而本人方自以爲洋洋大篇煌煌奏議可笑可嘆莫此爲甚然則不學而仕仕而不學其弊將至於一步不可行敢曰此事遂廢哉

謝退谷亦嘗言文字爲居官緊要之用有不可全賴幕賓書吏者假使文字不得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自達於上下四旁而奸宄亂政之徒得以施其毀害之術矣按退谷之言是矣而猶未盡也當官文字有應詳而失之畧者往往一二語之漏一二字之疎雖事後百計彌縫補苴終覺費手亦有應簡而失之繁者或因反復而招疑或因絮聒

而生厭或自晦其指歸所在或轉開指摘之端凡此皆於政體有礙而幕賓書吏轉可乘間而舞文者是尤不可以不慎耳

陸桴亭

世儀

曰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

有過子諫之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闢一言路令羣下得

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矯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今後吾黨有得第爲縣令者必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紙櫃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耳

劉橫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同同自昏
亂陸機詩終朝理文案薄暮不妨眠文人性畏簿書古今
同病但既入其中便當平心靜氣不可治絲而棼朱子嘗
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是也

孟瓶菴師曰世之俗吏有承委而不必盡心者然猶不敢
明言也元微之游三寺詩自敘云道出當陽奉命錄視縣
囚牽於游行不暇詳究詩云會緣稽首他方佛無暇精心
滿縣囚噫國家安賴有此人哉此則小人明目張膽自許

顛狂者吾輩讀書人斷不可如此鄉前輩黃莘田先生詩
人也在粵東歲暮慮囚詩云情有可原惟勿喜生求不得
豈含冤我來敢學疎狂吏舉板看山出寺門
今之巧宦有所謂不踣泥者最爲可鄙無論事之大小總
當先以是非爲衡而後計利害又當先公家之利害而後
計及身若全不爲百姓受過爲同官分過爲上司擔過則
一事不能行矣故范文正公嘗言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
公罪不可無真洞見癥結之言

北窗炙輠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

斂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
或有處身最廉然培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
得美官雖不入己其人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
然聚斂以期貴顯此劫盜也

漢相朱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古今自有此
一等官情深重之人除非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
欲者然博後卒自殺人其易知乎哉

茶餘客話云今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

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字樣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大夏頓首四字是皆前人艷稱爲美談者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非素位之義也

李文貞曰立朝柄政者苟非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爲所累者故仕宦以孤立爲安身的是名言

吉人遺鐸云屠赤水先生嘗言終綱目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內請致仕者惟唐杜佑一人請老者惟漢疏廣

疏受二人甚矣見幾之難也

龐非敏

籍

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

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
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按古人進退自有恰好
之時李文貞嘗言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
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無用却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
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樣並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道
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裨乎此則又
進一解矣

朱子發

震

被召問出處之宜於胡文定文定曰子發學易

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方靈臯曰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上不求所以自致於君下不思所以塞望於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

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
曾中固有欲然不自足者也

今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其說不知
始於何時或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
避之而居官者又有正五九月不到任之忌按正五九釋
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
是方鎮饗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必大饗將校以此三月
禁屠宰故不用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
禁又何忌焉况今京官除授卽日履任卽外省督撫兩司

陸調有奉 旨不必進京者亦須即日履任又豈能遷延
至旬月之久乃京官不忌而獨外官忌之外之大官不忌
而獨庶官忌之又何說乎

呂新吾嘗言參政東藩曰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
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
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日積
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
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
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

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書吏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

李竺果

衛

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訟者

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牒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

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
救君貴人也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
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
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
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
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
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
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

學君其識之後李每述此語以戒人
黃陶菴曰張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攜家止帶給澣濯紉
縫兩人乖崖說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
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
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
日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
我呼來已二鼓不至令人速之旋又令人止之老兵忽自
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
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以乖崖之勇閱道之清而皆未免

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能強制此正二公之賢於人也故
曰忍過事堪喜

官府衙門不能不用吏役外官衙門不能不兼用幕賓得
其人可收臂指之功非其人遂成切身之害蓋爲吏役者
不可不使之讀陳文恭之在官法戒錄爲幕賓者不可不
勸之讀汪龍莊之佐治藥言諺有云公門中好修行二書
所言盡之矣

紀文達師曰汪龍莊佐治藥言中所載近事數條頗足以
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幕中有葉某一夕方飲酒偃

仆於地歷二時而蘇自言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恣息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辨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寃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遂殞其一曰浙臬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衆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窗窺之見

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吏初草一籤旋毀
稿更書少婦歛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
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爲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
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爲疊毆致命
之案初擬情實後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
爲捐生之烈魄老翁爲梟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
中有幕胡某因盛夏不欲見人獨處一樓一日聞樓上慘
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并碎剗周
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

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拏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剗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許其侵盜陰事於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張某在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夢一女子披髮持劍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其腹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耜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

進取矣忽在公安幕中夢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
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初未以爲信次夕復
夢時己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
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
中式次年果舉一子龍莊篤實所言當不妄也

陳文恭曰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
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
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廩藏者卽今
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卽今之吏典也胥卽今之都吏爲

徒之什長徒卽今之隸卒也是爲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
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
睦嫻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隸輿臺之守法循
分豈惟風俗之醇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
詩書人以吏爲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爲吏當
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爲吏而進達之而
吏亦皆束身自好以蘄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
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爲近古魏晉而後流品
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隋

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衆也官之去鄉國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尙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爲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卽繫於吏而爲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畝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受作奸犯科相習熟爲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爲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摧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

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囂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卽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辜至於五族未

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提醒之者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閨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爲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爲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辟于心何安而於事又甯有濟乎

古詩集及諸書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其日醫亦明知下

退菴隨筆卷五
香山蘇無對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六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政事

先儒言道學政治不可使出於二蓋治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其心則必不能無私而愛憎取舍必不能大公而至正然亦有自恃其心之無私而吏治賢否民情苦樂不能洞徹無壅蔽而措注不能以悉當者故又須學以濟之恭讀雍正十三年

上諭云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

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
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學
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
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
知書則偏陂宅衷操切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
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寬懷惠
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庥朕
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朕自幼
讀書官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

朕所倚賴朝夕左右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疎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於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卽爲麤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

聖訓煌煌道學政治一以貫之矣

蘇文忠作田表聖奏議敘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

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此
數語酷似董江都賈長沙魏鄭公陸宣公口氣爲近臣者
宜三復斯言

大臣之職莫大於以人事君故薦賢宜受上賞司馬溫公
有薦士錄自至和逮建甯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
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見牟巖陵陽居士集呂正獻
公嘗薦常秩後稍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
願侍郎甯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見吳曾能改
齋漫錄古人爲國求賢之心誠篤懇切如此後人身家之

念重而忠愛之意薄有大臣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博公正
之譽者夫仲弓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夫子
但問其得人聖門之教如此邑宰且然况大臣哉
尙書言學古八官魯論言學優則仕子路以子羔爲宰孔
子以爲賊之鄭罕虎欲官尹何子產以爲必有所害賊害
之存乎人者不足惜而傷於政者將不可挽矣吾友程春
廬同文嘗言民之難治甚矣而皆根於無教誠不以民之
愚賤而忽置之教民勤儉則可以足衣食教民禮義則可
以省獄訟教民孝弟忠信則可以使之尊君親上固結而

不可解然則天下有不教之民豈有不可治之民哉夫官者以教民爲貴者也而民之有不教者何以故亦不學之咎耳故學而仕則可以治民而不學者反是此自然之效也夫正其本萬事理人才者政之本也學者人才之本也若夫道德爲先文藝次之此又學之本也哉

李二曲曰宰一邑與宰天下同特患無求治之心如果有心求治不妨從容料理若求治太急興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太過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別甯惇大成務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甯學

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也

又曰教化爲政之首務然言教不如身教之易以感人昔
清河太守房景伯力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
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已供食每
上食親捧虔拜母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還
景伯以爲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
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

黃香石

培芳

曰古來政之弊也不徒弊於疎畧抑且弊於
繁密處分重則人思規避而巧宦生矣條例多則法可游

移而舞文作矣蓋法律之權不可在吏與幕法密文繁條
例日增求其權不歸吏與幕也得乎故善治獄者任律不
任例律有定而例無定也夫制律之初亦既簡且明矣簡
明則仕宦者皆可習而知彼吏與幕安得從而弄之其有
事出非常則隨時聞於上以下廷議定之可也若例與時
增積重難究非吏不能習知非幕不能援引於是專事比
照徒工組織有一例以入之卽有一例以出之有一例以
生之卽有一例以死之於是仕宦之精明廉幹者或往往
不免罹於法而詐僞平庸者時可以僥幸而得福皆職此

之由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也

魏叔子曰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
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
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
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
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
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

申公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此語雖結實理尙未
賅多言自專指條教號令之繁說若夫一政之原委一事

之得失倘不經講求辨論反覆詳明如何行得去卽如堯舜禹湯之道至文武時已極明備乃周公猶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此知力行二字猶是後半截工夫也

昔人謂決疑案除外惡第一善法莫如私訪政簡則親行政繁則託人昔子賤宰單父父事兄事數人便彈琴而理尹翁歸任東海太守巡行屬縣奸猾強橫無有脫者皆此法也然此事亦只可偶一行之屢試則必滋弊紀文達師嘗言明公恕齋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

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
大駭曰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
知之何獨老僧又問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
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
兩造之黨布散道路間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問
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云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
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
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
恩怨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

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直至於
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
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訪之爲
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
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遇以自肥水有患則鄰
可爲壑孰肯舍此勝算而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
計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
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已
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爲說法乎

仁言不如仁心仁聞夫人而知之然當官而不事條教號令其勢亦有所不行凡告諭之文必先設身處地而出之纏綿愷惻然後足以動人今人於此等文字不論理而論勢非曰言出法隨卽曰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真意官以挂示爲了事而民亦遂視爲貼壁之空文矣余最愛王陽明先生當官告諭之文直如教誡家人子弟其諭荆頭巢賊一篇尤爲警至其詞曰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必有識

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遽爾興
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
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
者皆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
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
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
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
爾必憤恨切骨誓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
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爲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爲官府所

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

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子爲善二子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子得以安身均之爲子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歿家破妻子戮

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
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改動亦由
爾等爲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
糧無窮縱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爾等
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
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良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侵
奪亦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擄掠已
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
可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

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嗚呼痛哉

呂新吾曰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微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月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穀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己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

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
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
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匱惠易窮
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
書誅強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
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
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尙姑息以
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
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

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心不宜任寬政
又曰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須審事擇人專欲難成
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無
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
家信從然從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
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暗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
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又曰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册萬
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才難之計爲下

屬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但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李文貞曰書吏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爵祿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掾得自辟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否則上雖嚴明終有覺察不到處

顧亭林曰天子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爲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

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可懼也大抵吏胥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誠能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疎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陞而狐鼠退矣

又曰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矣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

別不過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抄錄舊作幸而得雋者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旣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其消息乎

古人良法美意惟其實不惟其名今人有終日奉行而習焉不察者甚可笑也卽如論取士者輒以爲當復鄉舉里

選之法不知今日士子應試紳宦赴官無不須隣里保結者非卽古之鄉舉里選乎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繫甚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士紳而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鄉舉里選何以異是苟就此一端而核實行之如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亦難進取而聰明才辨之士將亟亟於富貴利達之途雖欲不免爲善而強寡過得乎

王荆公上宋仁宗書云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

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
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
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
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
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
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宋治
壞於荆公而此言則不可以人廢矣

虎坊雜識云人皆言鄉舉里選之風斷難行於今日恐其
矯飾詐僞請託也然以空文取人其矯飾詐譌請託不益

通考附錄 卷之二
甚乎何法無弊在平行之善耳且就二者衡之文之失大
行之失小行所得者多文所得者少以文進人人猶修行
况以行取人乎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龔海峯曰後世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浮華聲氣之弊接
踵而起崎嶇暮夜乞憐於公卿輾轉名場借途於關節相
習成風恬不知怪夫今日之爲士皆後日之爲官也廉恥
本相因士不知恥則官安能廉科名小事耳可以得之者
無所不爲君親大倫也可以欺之者無所不至一旦居官
毋怪其病民而負國也士習不正而官方不肅官方不肅

而民氣益以不醇彼見夫服儒衣冠儒冠誦讀聖人之書者之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也而閭閻何責焉好刺譏善可否議論當世之人者之猶終違其始行背其言也而惟魯何責焉老師宿學彫零殆盡後生小子無所效法而公卿大夫不知正身率士藉口收羅人才引掖後進以濟其私心其風愈烈其波愈靡不急挽之以杜其源將恐吏治民風俱不可問矣

自前代以四書文取士其極至於空虛勦襲陳陳相因我朝欲矯其弊康熙二年遂停止八股文體鄉會試以策論

表判取士分爲二場第一場試策五道第二場四書論經
論各一篇表一道判五道直省學政亦專以策論考試生
童三年更定鄉會試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
論各一篇三場表一道判五道四年禮部侍郎黃機疏言
制科往事先用經書使士子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
術次用策論使士子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若重
策論而輕經書恐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非朝廷設科
取士之深意請復舊制仍於頭場用四書文從之至今遵
行未之有改阮芸臺先生曰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

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於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於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於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於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他藝遠矣

殿試以制策取士爲士子拜獻先資乾隆二十五年

諭曰廷試士子爲掄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法而於策文則唯取中無疵類不礙充選而已就文與字

通考附錄卷之六
三
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如文義醇茂字畫端楷自屬文字
兼優固爲入格之選若其人繕錄不能甚工字在丙而文
在甲者以視文字均屬乙等可以調停入彀之人自當使
之出一頭地况此日字學稍疎將來如與館選何難臨池
學習倘專以此爲進退兼恐讀卷官有素識貢士筆跡者
轉以滋弊非射策決科本義也謹接近來讀卷大臣抑文
重字此風猶未盡改王士禎分甘餘話云本朝狀元必選
書法之優者順治中

上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中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

法歐書者康熙以來

上喜二王書而已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
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揣摩風氣逐末忘本蓋
自國初已然且策文必詳細研求而字蹟則一望而得
是亦避難就易之一端恭繹

聖謨能無審所持擇哉

舊例 廷試策冒十四行卷尾空白十四行新例策冒八
行卷尾空白十行而欽惟干冒四字必在行末中間不得
塗乙一字則新舊例並同謝梅莊曰此例未知起於何時

意當時秉鈞大臣私作威福恐新進有劉蕡蘇轍其人故多方以鈐束之而且品題高下先字後文不取其文之剴切而第取其字之精工賈董鍾王同時應制賈董下第鍾王登科恐非古帝王敷奏明試詢虞訪箕之意矣

康熙二十八年始定考試滿洲生員舉人進士皆兼試騎射按禮記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諸侯有慶則益地以示賞反是者讓之削地以示罰射之於選舉其重如此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之儒者未有不能射者也自後世溺於章句而文武判爲兩途懷鉛握槧之儒幾不知弓矢爲何事寬衣博帶以號於人曰士也抑知六藝均爲士人所有事習書廢射則得一藝而失一藝人才之偏而不全宜其遠遜於三代也 國家功令所在八旗有不與試之士而無不能射之人入則含毫挾冊出則躍馬彎弧要皆爲有用之學有事則公卿卽爲將帥頗牧出于 禁廷行師一二萬里之外指揮坐定無事登壇選將如往代委曲繁重之所爲矣竊謂漢人似亦可仿斯制行之以漸未必於

人才無裨夫學習騎射豈能妨礙讀書余同年友果益亭將軍以十五善射冠其曹而行楷書之精一時旗人亦無出其右者足見此事可以並行不悖矣

掌書院講席者謂之山長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賓退錄載蔣維東隱居衡嶽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蓋山長以衡山名猶之洞主以鹿洞名宋大中祥符間嶽麓書院山長以行義著此則書院之山長也山長亦稱院長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是也亦稱山主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楊棟爲山主是也近時山

長有以本學教官兼管者亦自古有之宋史理宗景定四年何基爲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爲建甯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是也然未有如今日之舉貢生監以在家遙領爲故常者更未有如近日江南以書院爲市惠應酬之具每縣薦至十餘人小縣至少者亦三五人皆不必赴館其名謂之食乾俸此則無益於士子有損於縣官受者傷廉施者傷惠誠不可不革之頽俗矣

明宏治九年遼東王雲鳳爲禮部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見明史藁至續通考

載直隸提學御史陳子員請郡邑學宮名宦鄉賢之秩祀
皆當屬之提學官別衙門不得越俎明會典載萬厯二年
令各撫按釐正名宦鄉賢祠有不應入祠者卽行革黜立
法之初嚴慎如此近日未免冒濫余在禮部每歲彙題疏
稿無不畫諾竊見長貳及同人皆以善善從長爲主多准
少駁亦一時風氣使然按野獲編及堅瓠集各載成化中
給事王徽將卒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
其中切不可入又宏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
封翁入鄉賢劉謝之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

何敢並焉卓哉二公可以風世矣而
災異之來除却恐懼修省並無別法無事推測更無事禱
祈居國如此居家亦如此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云天子
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
人見怪則修身唐書五行志云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
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
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著
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
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

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
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此段議論足破京房諸
人穿鑿附會之病

李文貞曰西人厯算比中國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
如古人說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說日月交食五星
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君猶父母也父
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
爲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是
觸怒致然否則調理不周所致因而徬徨求醫斷無有說

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論天子卽督撫於一省知府於一郡知縣於一邑皆有社稷民人之責皆當修省卽士庶以至卑賤似不足以召天變然據理亦當修省如父母怒別個兒子時凡爲兒子者俱當畏懼父母斷不因其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爾無與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謂儒揚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此等說話直是陰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說耳

中天之世以堯舜爲君皋陶爲士而尙有疑輕之罪無刑之期則後世治刑更談何容易舜典言刑實在正當至夏

殷則有孥戮之語惟文王一以堯舜爲法故曰罪人不孥
若無孥者何消說不孥乎

新唐書刑法志載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
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按漢書刑法志孝景中六年定箠
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殆漢以後復笞
背至唐太宗又改爲笞臀耳

今法於五刑之外又有凌遲之刑其名始見於宋史刑法
志嘗讀陸放翁奏狀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
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

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以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非古人意也

程春廬曰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儒有以爲周秦間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爲劉歆所竄入者皆不可知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宜於哀矜春秋之時禍變已極誠可謂之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所施於世亦審矣

牛階平曰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懲一而怨九也

顧亭林曰周禮士師掌邦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

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子嗟乎此太公之所
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
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人無有淫朋比德文王
之作易必曰渙其羣元吉也

王爾緝

心敬

曰前代議選法者曲生防範設爲本省人不

得官本省之例其意專爲防弊耳究之所防之弊有出於
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弊端爲國計民生吏治之害者匪
淺其弊云何以極南之人遇極北之缺以極東之人遇極
西之缺仕途來往費已不貲債累滿身雖欲以廉莅官而

本心不能自遂其弊一也吏爲士民師表宜敦崇孝道以爲風化之倡今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一選遠地卽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初心而離親長往當亦非國家教孝之道其弊二也一選遠方語言不通情形不熟雖至明者初至必難洞悉是官與民俱受害其弊三也南北風氣迥殊一選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本官長途跋涉勞而無益有去以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則害在本官之身家其弊四也路途旣遠行程必淹卽不免曠時廢事則害在公家之職業其弊五也一選

遠地新舊相接斷不能一一交手中間添一署事之員卽不免隱滋弊端則害在地方其弊六也本衙胥役有遠接虛耗之費則害在胥役其弊七也若屬在大吏夫馬騷擾更不可言則害在驛遞其弊八也今若依三單之法而善行之諸弊可以立去何謂三單如天下原分十五省卽以十五省分爲南北中三單北單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大僚但論材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

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至二千里爲度庶幾公私盡便中間暗收無窮之利試觀本朝滿人皆仕盛京各省武科與行伍大小武員本省皆可試用亦未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礙而鄉遠地遙之員亦未必盡免扶同拘礙之弊則卽盛京而天下可推矣卽武員而文員可推矣卽前事而後事可推矣又如教官除本邑外隣邑便可除授至遠止宜以五百里爲度蓋教官許任本省已爲切近情理之良法然作教官之

人往往年踰少壯而如陝西之境自潼關至肅州五十程中間又無水程舟楫之便以徒老寒儒鞍馬驅馳路費浩大亦覺難乎爲情卽陝西而各省可推矣

鄭蘇年師曰今朝廷所設官司廉俸一切銀兩非扣俸

卽公捐有名無實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賴之親友賴之僕從賴之而且以延幕賓以恤丁役以奉上司以送迎賓客僚友而又有歲時不可知之費計其所需豈止一端昔東坡有云士大夫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今卽不敢言爲樂然使一切費用艱難節

澀困苦拘囚已非治景况勢有迫於無可逃而其用實無所從出官司自俸廉而外一思展拓何一非侵漁刻削之端事出於不可奈何而復欲以法繩之是何異於坐之鮑臭之肆而譏其薰染之不馨登之部色之場而責其嘔笑之已苟乎竊思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士庶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費而後責其盡心宣力以事國家魏晉以下此風未廢正史所載猶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之名晉書陶潛以官田種秫宋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日去官此皆公田之證唐宋以下間存其制元史至

元元年八月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
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
之數其後不知何時始收職田以歸之於上而但折俸鈔
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今若能復古制
隨地損益行之畧如教職之學租書院之生息庶亦清吏
之本務而養廉之良規歟

論語言謹權量審法度成周開國之政莫先於此其於天
下則有五歲一察之典虞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
國中則有每歲再察之政月令所謂日夜分則同度量鈞

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降至後世權量丈尺隨地而岐
一權也既以十六兩爲斤矣乃民間又有十二兩稱十八
兩稱及斤半稱之殊既以庫平爲準矣乃民間又有京平
市平曹平廣平之別一量也既有部頒之官斛矣乃又有
倉斛鋪斛大斗小斗之異一尺也既有部定之尺矣乃又
有京尺家尺裁尺工尺之分名目愈紛詐僞愈出甚至田
畝之數有以五尺爲步者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者有
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
百二十步爲畝者有以一千二百步爲畝者在下者奚所

適從在上者憑何稽察乎顧亭林嘗言隋張暕爲冀州刺史作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稱便不知我朝開國之初盛京卽有金石金斗之製康熙四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各別此皆牙僧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穿若少尖量卽致浮多稍平量卽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由嗣後直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應否底面一律平準一併議奏旋據會議查順治五年戶部將供用庫舊存紅斛與通州鐵斛較紅斛大鐵斛小將紅斛減改永爲斛式

十二年又鑄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各省
皆發一具今應再將鐵斛照鑄七具分發 盛京順天府
五城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三十具分發直隸
各省永遠遵行至康熙四十三年復

諭大學士及戶部尙書等曰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
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
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
亦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
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

查性理大全嘉量篇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三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令照式以鐵爲之仰見

天縱生知精心測量允足垂定式而息爭端惜臣工等不能實力奉行隨時審較以至吏胥高下其手市僧又從而生心弊竇叢生遂至不可究詰也

同律度量衡自是三代以上之政今再三思之權量尙不

難定制而度尺實未易更張人家日用之丈尺猶可設法均齊而履勘田畝之弓尺則更難於畫一查乾隆十五年戶部議奏自順治十二年部鑄弓尺頒行天下康熙年間復行嚴禁如有盈縮定以處分迨後各省弓尺多有不齊乾隆五年行令直省各將該地方現行弓尺式樣報部其時惟直隸奉天江西湖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並兩淮河東二鹽場俱遵部頒弓尺此外或以三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或六百九十弓爲一畝今若令各省

均以部頒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且事經久遠一時驟難更張已據各督撫開明不齊緣由報部存案毋庸再議惟自十五年以後新漲新墾陞科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私自增減然迨茲又八十餘年豈能保無盈縮以此見立法之不易自古至今未有一勞永逸之方也

世之不見自古至今未有一變永無之式也

自昔而後幾何矣八十餘年豈能無盛衰以見其
自十五年以前滿洲國型型極之田蕪穀積聚百只不
與商上流各籍無開門不濟輸由時時存案無事
之官及商部加增外男坐未動且津滬入送一知
公各官備用之戶變必由委幾歸五知許部甚小
退菴隨筆卷六 一百四十一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